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五目錄

孫樵 二

逐痞鬼文

寓居對

乞巧對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劒錄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金史卷之二十一  
書褒城驛壁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帝君文

欽定金唐文卷七百九十五

孫樵二

逐疔鬼文

孫子病疔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  
冰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  
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余病誠鬼也然樵居平  
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  
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  
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

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鰕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疔鬼也子并爲吾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懽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

去不得復有公孫宏者刻己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  
示舒宏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  
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  
顏狐媚當權死而有知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  
劒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蝕一作  
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  
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  
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吾招之其友不對  
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差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

不當遊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氣索怳怳  
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  
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  
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  
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橐裝銷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  
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  
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

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全卷鮮知言念  
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窻夜燭上下雕斲  
撫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  
得失戕其內機筭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  
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作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  
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菓於盆拜而言若祈於  
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



欽定全唐文

卷七十五

孫楚

三

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  
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跖爲聖  
譖回爲賊離間君親瀆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摹新轄字  
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闕窠明  
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啟齒下醕沈謝  
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辭舌  
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  
君納於違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猥詭  
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夔霍延綿窮侈殫麗

越禮踰制繡文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蠶婦織遂使  
俗尚浮華名溺於奢彫家磨國未騁胸臆蠱於化源戕此  
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  
卧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  
高枕偃然就寢腹坦

一作搖

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

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敲石  
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  
欲上叫帝閭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  
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切峭獨可  
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  
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  
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  
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  
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  
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  
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祫也條天后擅政

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敲邪合正俾滙大義操實置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升沈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

爲史官者不能拊忠骨於枯墳鬱諂魄於下泉磨毫黷札  
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旣序其畧授其友高錫  
望傳之矣

武皇遺劒錄

武皇帝得利劒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  
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疆大出虜門戍卒屢奔  
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  
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劒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眾  
以濟其奸孽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

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  
既聞卒愕京師與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事俾  
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  
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  
不逗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  
非武皇再用其劔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  
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  
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  
非武皇帝三用其劔乎浮屠之流其來縣縣根盤蔓滋日

熾而昌蠱於民心蠶於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  
議除之女泣於閨男號於途廷臣辯之于朝褻臣爭之於  
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羣髡  
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旣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  
用其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劔耶今者嗣  
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劔宜乎銛其鍔不使其  
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  
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  
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  
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  
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  
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  
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下所在不  
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  
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  
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



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  
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  
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  
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  
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  
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  
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  
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  
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

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

一作貸

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

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於緩

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

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蠶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畱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

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挾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楮而易良

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治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治則淺混而茅視其  
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  
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  
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  
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  
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  
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  
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

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  
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  
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  
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  
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  
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  
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  
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  
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



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將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吡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曰

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壁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以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

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  
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  
北虜驚嚙邊毗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  
關復警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  
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  
仗乎安有廷奏爭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  
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  
條可復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  
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

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  
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  
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 罵僮志

孫樵旣黜于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  
暝行據牀隱几憊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  
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  
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  
家入去如歸聞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懽入骨自

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籍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俯眉與語受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濶凡爲世人婉顏巧脣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戇揖癡步昧於知幾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粗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

朝暑夜磨礪反覆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澁讀不可入徒乖於眾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冷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權門掃迹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傑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煖膠牢淡泊時或叢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暮如故學獵古今不爲眾譽文近于奇不爲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饑

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熟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得遂敲几而歌曰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吾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讐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蠢茲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

殘民屬治之盧公旣來襄陽始用李從事允之畫能成新堤卽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眚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於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堤豁於流浸洩爲波自泌陽以南平陵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彫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眞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官管田部將出卒與穀



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條分程度指畫經畧且使卽其故堤以鰲二渠鑿其枯溝析爲南流水門旣陳百瀆脈分蔓蔓于原支支於屯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旱無枯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飢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至襄陽再以李從事叅畫軍事凡其所居鏗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削然發戍卒甲興而譁盧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畱洛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何如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

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  
爲人知作復召堰籍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  
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  
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  
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  
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馳驅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  
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

乎去畱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真  
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  
不暇鍾鄧寧能越巖縣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  
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  
焉叢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  
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  
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  
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合諸侯  
在下矣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勲啟宮於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  
不城阻湖爲池限華爲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  
社爲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  
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華洎夷罔不順同  
屹爲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  
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  
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頽唯此  
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乃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

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版雖崇其築雖堅非帝之心孰爲帝城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曰與子俱受恩康公門今兆還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敘平生公諱某字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能屬辭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如自宣城來

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學  
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  
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  
京兆府叅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願雖權勢莫能  
撓其與選者不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尚書  
倉部郎中楊崇太常博士杜敏求今春官貳卿崔公殷夢  
尚書屯田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晝及樵十輩皆出其等  
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鹽  
鐵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

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獻宰相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試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莅事且召羣吏曰二十年前推官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于班行間曰康公宜掌帝

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  
明而不挾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捫管捉紙  
字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爲奸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  
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  
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鐵法使兼西川供軍  
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虘  
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日至軍儲不  
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闕且請與度支計  
事無何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



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澧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末笄夫人自京師攜其孤奔喪於管城其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

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并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舉桂日下  
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鵷行望郎  
錦川星使騏驥蹠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煙霄漸邇謫非  
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原圃田發紉河陰封樹  
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鴈兒  
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  
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爲分日牢爲道日親二

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爲一善君喜見顏我爲一失君愠形言意我尚華布衣禦寒意我苟進蓑笠當軒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升沈塹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我過期大我門君牧淞毗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訃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晡忘餐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臼死義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爲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殞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

千辭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卽是慰安填臆悲來淚  
如迸泉嗚呼痛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  
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  
呼痛哉敬姜晝哭嵇紹幸存轎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  
饌告辭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祭梓潼帝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  
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卽唾今於張  
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可陟滿

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  
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壩焰焰逾丈飛  
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曉  
及山巔鎖澀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  
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爲晴曩  
火乃靈斯言纔闕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  
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沾衣顧  
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  
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皮日休

霍山賦

并序

憂賦

并序

河橋賦

并序

桃花賦

并序

陵母頌

白門表

移元徵君書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請孟子爲學科書

移成均博士書

法言後序

松陵集序

添漁具詩序

文藪序

續酒具詩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六

皮日休

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居鹿門山自號間氣布衣咸通八年登進士授著作佐郎遷太常博士乾符中爲毘陵副使黃巢之亂陷賊中僞署學士使爲識文疑其譏已遂害之謹按宋尹師魯作皮子良墓誌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與該聞錄文獻通考諸書所載不同

霍山賦 并序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



頌以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  
山山故岳也邑贅於陞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  
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戇手乎驛心乎聳神乎贅始欲狂  
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  
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械囚紛然縻絲恍然墮  
空浩然涉溟幽然久迹則知才智之劣如髦而加疾將杖  
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於神而愚之  
邪抑有所達而托之邪其辰旣浹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  
然而適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

能決將陣而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其詞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岳其山厥臣其岳  
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爲尊岳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勅勢荆  
豫華嵩青沂充岱如垠而秀如塊而銳岳之高千仞萬仞  
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岳之  
尊端然御極聳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  
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  
岳之氣其秀如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  
烟烟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岳之靈其神不朕其

報如響若雨用淫岳能霽之若歲用旱岳能澤之岳之德  
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蘄染卉萋萋迷迷藻繪數百里岳  
之形有雲驚驚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  
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岳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  
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曉  
而東有如冠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  
有洞而腹有壻而節或銳而勵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  
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繁不可得而詳記  
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冠怪貌魁形曰

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余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  
矣怪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岳霍居其  
一所以五岳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  
以覲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冤者平窮  
者濟洎唐虞以降皆燔柴於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策  
而命我與諸岳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於衡  
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  
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  
爾能以文請於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

復唐虞黜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閉過爾懷而不爾文帝  
曰有衡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能言胡  
不俾傳帝俾命爾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惟請神貺既覺  
而書嗚呼異哉

憂賦

并序

草茅臣日休見南蠻不賓天下徵發民力將斃乃爲賦以  
見其志詞曰

上有太古粵有民族顓若混命愚如視肉當斯時也雖三  
王之道不能化五帝之澤不能沐迨乎混沌歟起覘視驕

分其形也有精有神其心也有僞有真既凋其質又秀其  
純有智有機有義有仁有怨有懟有悲有辛居人靈府者  
總屬於神神之生也攝爽孕精胎意嬰情不迹不昧無臭  
無聲不居於愚不侵於嬰先物而動先人而行不注而溢  
不絲而縈神之居也填胸塞臆冥冥默默靜如寐魔將語  
不得其遇如噎其飲如食其輕者膾其重者殛神之行也  
其居幽幽其行悠悠來不可抑去不可留其情如剗其緒  
如抽其剛爲憤其弱爲羞其子爲恨其孫爲愁入人之心  
也如毒如螫如虔如劉不綸而漁不兵而蒐其堅也龍泉

不能割其痛也草荔不能瘳入人之懷也倘倘佯佯隱隱  
遑遑牢然不勝悵若有亡威能制佚力可摧剛乖人之性  
反天之常不喪而戚不役而忙不觸而醉不馳而狂是知  
食脩魚者不能已樹萱草者不可忘倘懷如嘆喑者其人  
立傷入人之神也昧人之精爍人之英凝然而作如病宿  
醒雖有王澄之色必俛樂廣之神不清入人之首也歟從  
內熱鬱而上結不勞膏沐自清其髮有久而釋者則其人  
也冠絲簪雪入人之睂也於悵摧頽思不自裁動如葭灰  
飛上睂來颺然無力自落金盃有積而未已者雙睂之翠

如一月不開入人之目也端坐日晏凝然忘倦注視直視  
外象不遍雖有斧藻之繡毛嬙驪姬到於前昏如有事入  
人之耳也希希夷夷俯而不思殷然滿耳其身如尸雖師  
曠之善聽苟入之也迅雷烈風亦不聞之入人之齒也噤  
其齒牙淡其含咀悲嗟旣已哆如餓虎雖有膾炙餽餽堆  
其前糲不可茹入人四枝也如繫如維如勞如疲其力如  
柳弱不可支苟甚者消骨枯髓奪色削肌其人也立不勝  
衣噫嘻嗚呼憂之甚也如斯向其入之也臣皆有之然猶  
未憂何實爲師旣憂其身須憂其時苟肉食者謀失而藿



食者殃罹可不憂歟可不憂歟夫於政而疲於祿而尸王  
道不宣皇綱不維元惡作矣大盜乘之是臣憂也后妃之  
際陰教規矩夏德塗山周贊文母牝鷄無晨中饋有主苟  
奇衰而不黜乃神器之可取宮掖紊亂姦邪麀聚文信爲  
相而私后董偃作庸而尚主其甚也漢成母以國循姓周  
宣后將權授父是臣憂也儲后之選實賢與良少海增潤  
重離益光輔導不至乃爲猖狂歎矣園之思子嗟臨江之  
憫王斯愛是卽惡乃易彰其甚者愍懷死而晉亂房陵易  
而隋亡是臣憂也封宗王嫡所以貴親茅土足以繼其後

印綬足以飾其身至乃割域中之土宇半天下之黎民王猶未足亂以遄臻其甚者篡則王倫孫秀殺則清河萬人是臣憂也輔之而王在忠與良致叔父於折木取太公於釣璜寵之極也其化爲權權之極也其化爲強其甚者曹操以兵而上殿高澄抑帝而勸觴是臣憂也內豎之臣乃寵而綬豎司亂齊之日伊戾禍宋之時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鄴卿構基舉手天轉切齒國危其甚者陳蕃以賢而陷矣何進用忠而僂之是臣憂也賈誼愛時仕止於國傳桓譚非識官止於郡丞是臣憂也將在於軍君命不復

知魏絳之法行見條侯之令蕭郭開受諫李牧就誅范雎  
一言武安被僇是臣憂也王臣蹇蹇言須逆耳治亂終書  
善惡必紀趙盾終屈於董狐崔杼竟書於太史至有陳象  
極言以族滅李雲上書而身死是臣憂也懸官待賄命相  
取資崔烈作司徒之日曹嵩爲太尉之時未搜巖穴莫訪  
茅茨秦繆旣誅於五穀桓魋將退於仲尼是臣憂也法令  
如網隨而補之肺石之上落人涕洟公孫鞅恢令之法嚴  
延年掃墓之期是臣憂也命將興師夸力四夷旣侵嶺徼  
又定邊陲以無用之沙漠竭有限之民資是以先王謂之

荒服後嗣謂之羈縻豈可使親帥武旅躬揮戰陣故漢高有白登之辱隋煬有鴈門之圍是臣憂也出警入蹕以示嚴肅非有事於名山卽展義於羣牧故昭王遊漢水以無歸宣帝幸中山而不復是臣憂也功作非宜奪民農時我簠不粢我黍阻飢傾宮旣作阿房又施人旣怨矣鬼其泣之是臣憂也頭會箕斂關征市賦民之胥怨無所赴愬人厭進修家爲積聚卜式出於富人宏羊拔於賈豎是臣憂也外戚之貴上公是列西漢則王根爲玉山東京則郭況製金穴國步將移天澤未歇不師殷鑒尚遵覆轍是臣憂

也大樂旣沒淫聲是起宋都已改行人貪賄如斯陳國一時雄玉樹後庭花至死是臣憂也先之而昌後之而亡先之者堯興唐舜興虞後之者癸喪夏辛喪商故王之憂國者而日旰不食士之憂位者而載贄出疆鶉居鶩食者何汲汲孔席墨突者何遑遑故臣之憂也盡此而已矣願陛下憂之治可致樂康道可躋羲皇則天下幸甚

河橋賦

并序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橋觀橋之利不楫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高  
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綿綿  
其流涓涓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始畧石以作注終裂地以  
成川迨乎放勛之世重華之年其水懷山其波浸天鼇怒  
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復歟而似曝湧湍潰而  
若煎潰地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則尾閭之外日  
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爲介冑蟲化而爲蠃有桑不績  
有麻不田此則乘塏望萬里之淵且夫天地之前有河生  
焉則盤石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朴父之力不能疏而使

爲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元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  
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惻然憫然咨其四岳舉爾所  
賢天之元命不自於鯀鯀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於山其  
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  
之心憂然勞然股既無胈過不入門以已爲下以物爲先  
既乘橈以卽楫又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於龍門裂峯  
峩以風響斬嶄巖而晝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  
不可潰修其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挾逆  
流而並瀉入渤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

舜禪克修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兆庶其安  
九河如箭濁不可鑒嶮不可見渦若驚風浪如狂電若此  
帝媯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綫在昔典午之世也其君實  
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功而去航子產之濟也  
不足比充國之奏也胡可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材幹  
於豫章造其舟也乃絙乃杠乃輿乃梁功旣奪於利涉力  
可侔於巨防如禦黿鼉者以妖爲德聚魚鼈者以怪爲祥  
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劒倚天外其狀也若  
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動其壯也若巨



鼇之壓海浪泛不沈曙色霍開濟者相排如川失水一物  
時來蹄響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窶  
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  
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來所以大同其軌廣納其  
材豈梁之防乎抑聞三代之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以  
道爲水以賢爲梁濟民者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頽綱開  
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關滌限荒夏之梁也曰湯殷之梁  
也曰昌周之梁也曰旦漢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  
折爲水者以絳以强及隋之世爲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

方同軌於八荒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桃花賦

并序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  
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  
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  
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  
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躓然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  
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  
所作復爲桃花賦其辭曰

伊祁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爲  
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儷隸衆芳緣飾陽和開破嫩萼  
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醺若夫  
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繁若無枝姘姘婉婉天天  
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閒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  
或溫馨而可薰或矮媚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揜冶而  
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奕僕而作態或窈窕而  
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救翠靨映  
楊柳兮顰愁睂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

夜景皎潔闐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弄明月蝶散蜂寂當閨  
脉脉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媯  
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  
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譖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  
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  
斂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鷁舞於掌中半霑斜吹  
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交遞倚又若  
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  
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  
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  
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華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  
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  
碌我將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  
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  
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國今如此

陵母頌

孔父稱惟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

聞於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不怠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  
小人奸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者  
未之有也則安國侯之母也不以項強而劉弱俾子事項  
不以子背君別事而有忿色對暴君而抗大節捨其生而  
踐死地嗚呼春秋書解揚致晉君之命漢史稱周苛拒項  
籍之爵方諸陵母誠未爲忠何者男子少服教壯行忠貞  
義烈雖死不辱鼎鑊在前而不懼鎖笮被體而無怨乃男  
子之常事也至夫女子少隱帷薄壯執箕箒豈嘗熟於忠  
貞義烈哉是女子之有是者由百物之有瑞者矣豈易爲

哉豈易爲哉

白門表

三年秋徐卒無狀叛兵逐其帥不再日剽公私財析盡異時卒有不平者至是皆門抗之監戎者以聞上赫然大怒命大將職正其罪卒有首叛者前後累刼其將曰銀刀至是命皆僂之無赦將至先令徐裨將曰銀刀族無老幼强者斬之弱者幽之及徐之枝邑派聚捕銀刀族且盡或僂而梟者或拳而送者不浹日其族無餘或有詐弱懼僂皆論幽於牢迫六七百人且俟大將命業兵之居無何上愍

徐卒盡死中或有不干其謀者偕僇降內貴人於徐詔曰  
銀刀族詔至未死者貫之六七百人分屬數郡未至屬所  
途亡爲盜四年夏盜推其率鼓而徐入火里舍將縣令誅  
制使係虜民輜而掠貨徐守閑中城竟不命偏將禦之盜  
得志徐去四年秋進士皮日休之白門道逢徐民之耄者  
泣曰翁世富於徐子孫嗣其業祈二百年前日以徐卒亂  
翁之資已竭劫於兵矣獨存者居第而已爲殘燼翁以爲  
天子命將盡殺之且銀刀族無三千人耳遇聖天子在上  
四境無征伐重糧其屬厚衣其身有舖兒啜孫至死手不



執干戈體不被鎧甲者上於徐卒厚矣今乃忘上恩叛主帥逐天子命將殘天子兆民如此逆之甚也上又活其半今反盜而寇徐前日翁之亡獨賄與產耳今子孫爲賊隸妻女爲賊室餘骸殘齒溘然無取嗚呼皇天仁於數百人反不仁於一郡豈得言者過耶且兵者聖王不能免其征仁帝不能無其伐是以逆者必殺順者必生所以示天下不私也往年數萬之卒逐天子命將自樹其便者國家以不忍盡殺因聽之皆賊而不貢兵而不從死而輒代名爲列藩實一州之主也故春秋譏世卿得專公祿者以春秋

小國尚貶而不空况今聖天子在上百執事稱職萬方雀  
息以無虞四夷駿奔而入貢哉前日徐卒幸活而爲盜於  
民特苦國家無辱或不盡僇而赦之則自樹其便者日休  
曰翁其力之賢者耶吾知夫今之食其食者未必有翁之  
是心也幸以文貢而未得入上言列固不合陳便宜事因  
採翁之說爲表庶天子召直言極諫者得以遺之

移元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奇操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於陵陽踞見  
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桎梏

冠冕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  
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爲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載利  
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其說耶日休聞古之  
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愾  
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  
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故也此謂  
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  
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動俗諛言以矯物上則邀天  
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

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湯禹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之民耳況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黠虜之患嶺徼有逋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嚴廊百執事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元纁之

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  
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趺以應命  
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銘於鐘鼎德  
著於竹帛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郡守  
薦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  
益深且足下將爲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  
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矣丹青於世矣豈謂道隱哉將爲  
名隱乎則名隱者以怪行動俗以詖言矯物足下之道伸  
之而伊夔屈之而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爲性隱乎則性隱

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頃薦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所謂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爲而高臥哉如終臥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二者聖人之所不爲足下之學楊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如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則舜不爲高蹈也舜不爲真隱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

其在大諫也以直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  
黜陟於朝廷次按察於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道寧四夷  
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爲瑞使陰陽易愆爲穰然後  
以元菟樂浪爲持節之州崑崙崦嵫作駐蹕之地又不知  
房杜姚宋何人也果行是道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  
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  
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投書  
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奇貯也僕之取舍自有方寸異  
時無望於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宜日休再拜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  
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  
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  
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  
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  
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  
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  
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



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世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

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二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二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爲學科書

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

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  
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  
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  
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  
奕奕於前而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  
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  
王嗜昌歎以取昧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  
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  
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

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安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旣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

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寢移其化上自天子  
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  
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  
以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  
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前世而  
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  
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  
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  
神其妙妙於元造後之人苟不能行決句釋者猶萬物但

被元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元造之源也六  
藝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  
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覘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  
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  
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  
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視吾之太學又足爲西域氏  
之羞矣足下出文閭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  
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鯨龜得不思居其位者  
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

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  
日決百氏俾諸生於盛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  
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  
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  
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  
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  
日休再拜

法言後序

法言孝至之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說者以爲

楊子遜僞新之美又以爲稱其居攝之前云嗚呼日月豈卒能遜莽乎未若無阿衡之稱也噫既有其文不能無其論吾得之矣在美新之文乎則雄之道於茲疵也

松陵集序

詩有六藝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於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洊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我姑



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曰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本而漢  
氏方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周詩五言者李陵  
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  
也爾後盛於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其浮艷然詩之六藝  
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  
於聲勢詩云觀閔旣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  
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  
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卽後有變而作者不

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棄如獲百物融洽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審草焦木暍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颼高警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陣一淒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洽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

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  
不足謂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  
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  
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遺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詩之

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

闕二字

爲

闕一字

咸通七年今

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

闕二字

公守毘陵日休

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各

闕二字

軸亦有名其守

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  
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

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生參之  
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

添漁具詩序

天隨子爲漁具詩十五首以遺余凡有戲以來術之與器  
莫不盡於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溺於漁者行其術而不能  
言用其器而不能狀此與澤沮之戲者又何異哉如吟魯  
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檣檣生齒牙間真世外漁者  
之才也余昔之漁所在洞上則爲庵以守之居峴下則占  
磯以待之江漢間時候率多雨唯以簦笠自庇每伺魚必

多俯簞笠不能庇其上由是織蓬以障之上抱而下仰字之曰背蓬今觀魯望之十五篇未有是作因次而詠之以補其遺者漁家生具獲足於吾屬之文也

文藪序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來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登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此見元次山納文編於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

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  
騷者文之菁英者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  
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大樂既亡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  
夏歌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疑其餘碑銘讚頌論  
議書序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  
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末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食  
魚遇鯖持肉偶膈皮子世錄著之於後亦太史公自序之  
意也凡二百篇爲十卷覽者無誚矣

續酒具詩序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  
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在書爲沉湎  
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飲至酣徒以爲  
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無思以天地大順爲隄封傲然  
不恃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臣  
乎噫天之不全余也多矣獨以麴蘖全之於是徵其具悉  
爲之詠以繼東臯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筓酒牀  
酒爐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  
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

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臥將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  
鎗嵇叔夜有酒杯皆傳於世故復添六詠子覽之慨然歎  
曰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  
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其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  
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  
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  
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時未知麴蘖杜康肇造  
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醕李白一斗爲詩  
百篇自名酒仙酈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



根賢者也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鸛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杜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寘之座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陶令掛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旣醉以五斗解醒

快飲痛嚼則用之蓋觚角之出類者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勺酒盆酒壺酒觥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始終相成之義耶